

閩

小

紀





閩 小 紀
(說鈴之一)

周亮工撰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閩 小 紀
說 鈴 之 一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周 亮 工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大

閩小紀上卷

櫟下周亮工櫟園撰

尤物

尤物必不產一地。荔園、楊梅、三吳、蘋婆、北地，同能不如獨勝。故各散處，以自異耳。三君相見，必莫逆於心。乃世人紛紛，必欲執彞光太真，較量其孰勝，愚亦甚矣。揄揚過當，香火情深，予所不取也。

唱龍眼

龍眼枝甚柔脆，熟時曾慣手登採，恐其恣啖，與約曰：歌勿輟，輟則弗給。值樹葉扶疎，人坐綠陰中，高低斷續，喁喁弗已，遠聽之，頗足娛耳。土人謂之唱龍眼。

絕技

閩中絕技五：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，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，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，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，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，筆筆倣歐率更。

相思鳥

予過浦城，得相思鳥，合雌雄一籠，初閉一縱，一一卽遠去，久之必覓道歸，宛轉自求，速入居者于其初歸，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，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。若田間夫婦有出入，皆可數跡而至，不似閩人望遠，蕩子

思歸也。宿則以首互沒翼中。各屈其中距立。予常夜視之。驚失其久。久之。覺距故二。而羽則加縱。笑語人曰。視此增伉儷之重。或有言。獨閉雌。能返雄。若閉雄。則否。予視之不然。視同媚鰲。誣此貞禽矣。鰲負雌以遊。人呼曰鰲媚。得雌則雄不去。得雄則雌遠徙矣。

魚魷嬌

閩蘭四時皆作花。氣洩過甚。香無爲芳之力。故不如過嶺之馥。且葉皆怒張。花亦劍立。真是男子所種。不若山蘭。葉嫋花盈。枝枝向人索笑也。獨魚魷嬌一種大異。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。取重于吳越。人皆見之。魚魷嬌則莖質最弱。力不承花。竟以藤絲名莖。莖不受服。亦不忍直。日作莖花一綻。卽橫陳于碧葉中。若春閨思婦。甫勻枕痕。又倦欲寐者。莖莖斜誘。花花曲引。他蘭嫌葉力太盛。不足儷此。則若名姝既醉。非此解事侍兒。不足縱送扶掖。又若非白玉牀。不足當彝光笑倚者。並葉增嬌。將莖都豔。予偶得此種。驕語閩人曰。得火齊木難。足以壓多寶船矣。

龍蝦

相傳閩中龍蝦。大者重二十餘斤。鬚三尺餘。作杖。海上人習見之。予在會城。曾未一覩。後至漳。見極大者。亦不過三斤而止。頭目實作龍形。見之敬畏。戒不敢食。後從張廩陽席間。誤食之。味如蟹。螯中肉鮮美逾常。遂不能復噤矣。有空其肉爲燈者。貯火其中。電目血舌。朱鱗火鬣。如洞庭君。擘青天飛去時。携之江南。環觀橋舌。

江瑤柱

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。形如三四寸扁牛角。雙甲薄而脆。界畫如瓦楞。向日映之。絲絲綠玉。晃人眸子。而嫩朗又過之。文彩燦爛。不黍瑤名。予驟見之。語人曰。卽此膚理。便是鞭撻海族。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。肉不堪食。美只雙柱。所謂柱。亦如蛤中之有丁。蛤小則字以丁。此巨因美以柱也。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。蛤之美。實亦在丁。人以其無多不審察。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。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。又不知獨存柱味。不堪與車螯伍。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。朶頤耶。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。宋去損諸君食之。咸謂食指蠕蠕動也。會城初無此。謝在杭稱好事者。尙云。從來未見其形。未識其味。他可知矣。予至後。令蟹人索之。梅花厂石間。時時得之。十年以來。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。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。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蟹人以無人過而問也。咸棄之不取。聞聲相思者。遂真以爲未曾有也。世之瑰奇異質。人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淪落于海沙江泥中。如江瑤者。不知凡幾矣。爲之一嘆。

汀城奇石

汀城東二里許。有奇石數十片。色蒼然。因名蒼玉洞。石磊磊不羣。有臨水竦立者。有相聯附若臂指者。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。郡人多觴詠於此。側一石。膚理光瑩。上鐫李斯壽字。予曾搨之。與今篆文頗異。題字皆不可辨。諸石嶙峋。其鋒鏑鐫。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。每歲除夕。輒私募石工鑿之。諸石鋒稜殆盡。不累月。而石之童禿者。潛生黥長。鋒稜如故。土人則復鑿之。嗟乎。山川靈異。欲恣人力以戕。異亦甚矣。

萬安橋

泉州萬安橋。俗名雒陽。在迎恩門東二十里。長江限之。橋踰數千尺。宋蔡忠惠公所造。泉郡橋之鉅。與萬安埒。與亞之者。可三四數。而四方之人。與泉人。獨好言萬安。其言往往多愚。以謂撰時揆日。畫基所向。鑿址所立。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。如世俗所傳醋字者。至於鑿石伐木。激浪以漲舟。懸機以弦緯。每有危險。神則來相。址石所紮。螭輒封之。而公自爲記。及舊泉誌中。皆無是也。公所記寥寥百十言。俱記時日。與所費工貲耳。亦無所鋪張。五百餘年來。後人尙復侈大其事。托于神而美之。當時固視之漠然。與尋常與梁等。古人信不可及哉。橋盡爲公祠。予甲午過其地。拜公祠下。見公所書二碑。無額無欄。製殊古樸。立公像左右。相傳倭變時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。後人補之。今宦其地者。類使人搗碑。郡人憚遠途。又索者多。乃別爲木本以應。泉州僞搗。不止銀錠淳化也。余記萬安橋事。嘆蔡忠惠文字之簡。捫蝨新話云。旣言其長二千六百。又翼以扶欄。又言如其數而兩之。此六字爲贅。雖搜剔太些。然六字亦竟可省。

白打

予邵武寒食詩。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。按王建詩。寒食內人常白打。庫中先散與金錢。韋莊詩。內官初賜清明火。上相間分白打錢。楊用修曰。打錢戲名。未明指爲何事。焦弱侯云。按齊云論白打。蹴鞠戲也。兩人對踢爲白打。三人角踢爲官場。予謂白打。卽今之手搏。名短打者是也。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。似卽其意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。以爲蹴鞠者非。

蝗苗

予爲閩臬時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。予初意蝗安得苗。及訊之。出一紙裹小蝗。纍纍細如蟻蝨。蓋閩人培水田種蝗。盜者洩水。則蝗苗隨之溢。訟者輒曰。拔我苗矣。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。乃淺水中積沙而成。或爲大風飄去。若浮筏然。番禺有人。訟失去蔬圃。爲人所匿。在百里外者。拔蝗苗。失蔬圃。異事的對。

橋梁

閩中橋梁最爲巨麗。橋上架屋。翼翼楚楚。無處不堪圖書。吳文中落筆。卽倣而爲之。第以閩地多雨。欲便于憩足者。兩簷下。類覆以木板。深輒數尺。俯欄有致。遊目無餘。似畏人見好山色。故障之者。予每度一橋。輒爲懷嘆。

閩茶

武彝、芳巔、紫帽、龍山、皆產茶。僧拙于焙。旣採。則先蒸而後焙。故色多紫赤。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。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。卽試之色香亦具足。經旬月。則紫亦如故。蓋製茶者。不過土著數僧耳。語三吳之法。轉轉相效。舊態畢露。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。使數年不近。盡忘其故調。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。或有當也。建州貢茶。自宋蔡忠惠始。小龍團亦徧于忠惠時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。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。一名御泉。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。

北苑亦在郡城東。先是建州貢茶。首稱北苑龍團。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。至元設場于武彝。遂與北苑併稱。今則但知有武彝。不知有北苑矣。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。而甚豔北苑之名。不知北苑實在閩也。

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。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。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。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。茶發芽。井水既滿。用以製茶。上供凡九百九十斤。製畢水遂渾濁而縮。

武彝產茶甚多。黃冠既獲茶利。遂徧種之。一時松栝樵蘇殆盡。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。黃冠若干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。九曲遂濯濯矣。

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。予往品茶其家。見其水火皆自任。以小酒盞酌客。頗極烹飲態。正如德山擔青龍鈔。高自矜許而已。不足異也。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。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。以代旃檀。實則閩不重汶水也。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。賤家雞而貴野鷺。宜爲其所誚歟。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。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。究使茶之真味盡失。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。薛嘗住男巔自爲剪焙。遂欲駕汶水上。余謂茶難以香名。況以蘭香定茶。乃咫尺見也。頗以薛老論爲善。

前朝不貴閩茶。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濯甌盞之需。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。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。非武彝也。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。

閩人以粗糞膽瓶貯茶。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。遂覺神采奕奕。

天姥山茶名綠雪芽。

閩酒數郡如一。茶亦類是。今年余得茶甚夥。學坡公義酒事。盡合爲一。然與未合無異也。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。予五年前。揚數紙寄所知。今漫漶不如前矣。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。富沙陷後。碧豎盡在綠林中矣。

崇安殷令招黃山僧。以松蘿法製建茶。堪並駕。今年余分得數兩。甚珍重之。時有武彝松蘿之目。鼓山半巖茶。色香風味。當爲閩中第一。不讓虎邱龍井也。雨前者。每兩僅十錢。其價廉甚。一云。前朝每歲進貢。至楊文敏當國。始奏罷之。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。

閩酒

閩酒自浦城至延平。如玉帶春。梨花白。品類雜出。實皆臘白耳。會城獨多佳酒。藍家酒最有聲。品亦最下。當時或不如是。碧霞酒新出。非甘非冽。人世乃有此惡味。莆田以至清漳。皆雙投酒。非火春。不可成。甚不宜人。三郡人皆云。會城無酒。非無酒也。無火春重釀之酒也。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。

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。郊垌兒女如蟻。歸則和米搗成。如彈丸大。重釀。莆酒名似三白。玉帶春。建酒名。莆人以長至前合釀。入夏不壞。襄陵酒名。其麴夜則飲露。晝復曬之。味嚴冽。縱量大者。飲不過五斤。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。又有蓮鬚酒。冬白老。酒家每沽人一壺。取灰沃之。味方不變。飲之必渴。或云。水鹹。

有灰下之。其酒始成。

白甜。卽官白酒。又有麻姑酒。新醅酒。

閩人讀醅爲妹。作去音。

短白。卽延平之水酒。延人至今。猶用宋錢相貿易。呼爲老錢。

順昌酒。出本縣者佳。酒未釀。曰生燒。順人取藥和之。埋地中。至隔年出之。則藏以小罐。盛以竹筐。運他處。

鬻之。亦曰五香燒。

建寧有梨花春。河清。西施紅。狀元紅。以河清爲冠。味沉厚。蜜醅醢。金盤菊二種。亦出建州。

潭陽有賽京華。健步。駐顏。九種蘭。九種蘭。經春夏秋冬三季。每過一月。則易一種。蘭香。唯李家延賓。則九種。

次第而陳。玉液瓊漿。不足喻矣。

建酒。俱以冬釀。至春夏。則無所擅其技矣。唯潭是臣所監。麴種。值臘月。用石缸。將種藏之。以收嚴烈之氣。

雖炎暑入釀。與冬無異。名曰是臣石醞。雪酒。收雪水釀之。夏月飲之。可銷暑。

潭善釀者三家。曰詹。曰吳。曰李。李葉青。蘇合酒。金酒。檀酒。皆潭佳品。李葉青爲李家製。以井近錦江。而香。

味甘冽。故又名錦江沁液。以酒釀酒。曰雙夾。樵川人多製之。一名邵春。酒色深紅。歲首用以酌客。

莆以荔枝入釀。三年藏之。其色如墨。傾之。則滿座幽香郁烈。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下時也。若福清人。以龍眼。

山棗入釀。品斯劣矣。

安定郡王。以柑製酒。名曰洞庭春色。泉漳人傳其法。曰橘酒。飲有餘香。

藁豆和釀。味亦醇厚。唯葡萄。則依西洋人製之。奉其教者。閩俗甚熾。取此酒以祀天主。名曰天酒。若薏苡。則又帶黏矣。

蘭桂菊諸花。閩人皆以釀酒。唯菊。有林下風味。

海澄人。善蒸梅及薔薇露。取之如燒酒法。每酒一壺。滴露少許。亦異品也。

海錯

閩中海錯。雖蛤不四明。蟹不秦郵。然種種咸備。使醢漬得宜。亦足匹美三吳。乃釀糟無法。腥鹹相角。土人所珍。鬻醬土苗之類。尤不堪下箸也。

才雋

閩中才雋輩出。穎異之士頗多。能詩者。十得六七。壺蘭以下。間有拘字。會城以上。則居然正音。彬彬風雅。亦云盛矣。第晉安一派。流傳未已。守林儀部。高典籍之論。若金科玉條。凜不敢犯。動爲七律。如出一手。近頗有尤異之士。逸出其間者。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。

八閩士人。咸能作小楷。而會城人尤工。此兩浙三吳所未有。勿論江以北也。第舍古法不遵。而專學林處士。寵處士。正書倣歐率更。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。處士意在以勁婉。驛騎兩家。而學者專尙其嫵媚。千腕一律。數見不鮮。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。

凡此。皆予閩中憾事。至于蘭。過嶺始芬。書十年卽腐。此則天制之。非人力所能爲也。

接龍眼

去閩會二十里。東南隅多龍眼樹。樹三接者爲頂圓。核之初種。經十五年始實。實甚小。俗呼爲胡椒眼。覓善接者。鋸木之半。取大實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。又鋸其半。接如前。若此者三數次。其實滿溢。倍于常種。若一二接卽止者。形小味薄。不足尙也。三接者曰針樹。未接者曰野筴。

佛手柿

閩南郊外二十里。曰齊坑。齊氏聚族其間。旁有潭。夾種桃花。相傳唐陳處士隱地。舊名道者巖。巖前有柿一株。根如斗。結實如佛手柑。指屈伸層疊。有長五六寸者。皮穠色味。則皆柿也。余偶得其一笑。謂友人曰。大力如佛菩薩。到此地。亦化爲繞指柔。

穠荔

閩種荔枝龍眼家。多不自採。吳越賈人。春時卽入賞。估計其園。吳越人曰斷。閩人曰穠。有穠花者。穠孕者。穠青者。樹主與穠者。倩慣估鄉老爲互人。互人環樹指示曰。某樹得乾幾許。某少差。某較勝。雖以見時之多寡言。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。互人皆意而得之。他日摘焙。與所估不甚遠。估時兩家賄互人。樹家囑多。穠家囑少。

荔歇

荔樹有百年者。四五年者。園不圓滿。類作雞骨形。雖未飽霜雪。皮輒作濫鐵怪石色。或間一歲實。卽歲實。

亦卽半生。或分四方。歲一方實。土人謂之歇枝。灌培者。識其性。亦歲易其方。余初至閩。署齋前一樹。方歇枝。余顏其室曰荔歇。作荔歇詩。

園關以上無荔

園關以上無荔。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。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。漸向南。則漸多。卽地同南。樹較茂。樹同南。枝亦較茂。南枝不歇。實亦倍他枝。

石背

荔葉終冬不落。有蟲如荔核。冬伏葉下。荔始挺花。蟲亦生子。一生十二粒。數應一歲。閩則增其一。土人名曰石背。言背堅如石也。荔之蝨賊。害如菊虎。荔香時。石背輒溺。溺則全枝脫蒂。除禳無術。雨多則尤盛。臬長堂前。荔半熟。將延客命酒。囑吏謹伺之。勿飽鼠雀。吏顰蹙曰。今歲石背多。臬公曰。十倍多。正佳。吏愈答愈不明。至搖頭灑泣。滿堂匿笑。

礮田

閩中壤狹田少。山麓皆治爲礮畝。昔人所謂礮田也。喪亂以來。逃亡略盡。礮田蕪穢盡矣。予寒食。登邵武詩話樓。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。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。及觀唐韓偓過閩中。有千村冷落如寒食。不見人煙。只見花之句。明張式之撫閩。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。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。千古有同悲也。式之名楷。慈溪人。永樂甲辰進士。以賦此詩。爲言者所劾而罷。

茉莉樹

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。面闊一丈二三尺。婆婆如蓋。下可坐胡床。又李居仁言。舒州山中深巖間。附石生瑞香一株。高二三丈。下可坐十餘人。余在樵川。見黃孝廉書齋前。二茉莉樹。高二丈餘。掩映三間屋。高雲客爲予言。連江鐵髯隱處。秋海棠高一丈餘。圍可一二寸許。皆異種也。

燕窩

燕窩菜。竟不別是何物。漳海邊已有之。蓋海燕所築。啣之飛渡海中。翮力倦。則擲置海而浮之。若杯身坐其中。久之復啣以飛。多爲海風吹泊山澳。海人得之。以貨大奇。大奇。又見瓦釜漫記。余在漳南。詢之海上人。皆云燕啣小魚。粘之于石。久而成窩。據前言。則當名爲燕舟。據海上人言。亦可名爲燕室矣。有烏白紅三色。烏色品最下。紅色最難得。白色能愈痰疾。紅色有益小兒痘疹。南人但呼曰燕窩。北人加以菜字。

珍珠傘

汀西邱坑口。撥土一寸許。卽有明珠。大如粟。色若水晶。較之珠。光少晦。相傳爲聖七娘。率師至此。有珍珠傘。爲敵所破。當卽咒曰。男拈之成水。女拈之成粉。雖事屬荒唐。而男女得珠者。誠如所傳。又人言南宋時。汪革僭據歙郡。與其妻巡行山川。堵築險要。以修四塞之固。出入張珍珠傘。爲美觀。一日天驟風。掣傘于雲表。良久墮下。珠悉迸落草間。因生草綴珠。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。二事殊相類。

方竹杖

東南之竹最盛。而閩中種類尤多。奇形異狀。產于陰崖深壑中者。不可勝紀。然世人皆重方竹。以規方竹杖爲不韻。似皆以爲異物。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。皆產方竹。余常得數十枝。笑謂友人如此賤植。卽令暫規數枝。未便不韻。

夾竹桃

閩中多夾竹桃。葉微如竹。花逼似桃。柔豔異常。予常謂友人曰。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。千載後。猶時時見之。此種閩人不甚貴重。過嶺卽不生。虎林一郡。聞只三數株。金陵間有。然亦無過三五歲者。曾師建閩中記。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。閣提茉莉俱那異。皆出西域。盛傳閩中俱那衛。卽俱那異夾竹桃也。

榕樹

閩中多榕樹。垂鬚入地。輒復生根。常有一樹作十數幹。有卽榕爲門者。相傳千年榕。其上生奇南香。余每見老榕樹。愛其婆娑。輒徘徊不能去。高雲客時謔余曰。公欲覓奇南香耶。

水晶丸

荔枝種類最繁。予在閩中。盡飽嘗之。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。肉肥核小。固足尙。蒂實作旃檀香。尤足異也。水晶丸較諸荔枝最小。而味最甘。實而不核。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。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。有云。卽在會城中者。然生長會城者。亦不得嘗之。焦核產漳浦。核小肉厚。與宋家香同。但無香耳。相傳荔枝去其宗根。用火燔過植之。生子多肉。而核如丁香。如六畜去勢。則易肥也。漳浦人多用此法。以其火燔。故名焦核。外

人誤作焦集。

不解

予在閩前後十二載。有不解者七。于神不解太保舍人。于術不解林三教。于人不解番民。于酒不解碧霞。于海錯不解蠶。于菓不解羊桃。于文不解謝耳伯。

柳

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。故種柳者。橫插倒植。無不立生。余在閩八郡。俱至道傍。曾未見一枝。會城中僅十數株。漳城纔三四株。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。誠所不解。

龜

漳州孫孺理爲余言。曾泛琉球。見一龜。以四小龜爲趾。相連無少痕跡。欲前。則小龜昂首觸動。進止亦無少違。合只覺一體。尙非并命。若行止。似示以意。則疑義合乎。

火浣布

予在敢園。謝茂才爾將。出布一縷。以火焚之。色盡赤。以爲灰矣。火滅布如故。爾將云。卽火浣也。二十年前。閩中多有見之。亦不甚貴。今不可得矣。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。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。又有以爲火鼠毛者。以爲木皮者。近是。以其色似麻苧。不類褐罽也。

李騏